

“破烂王”陈志强的逆袭



陈志强夫妻俩在盘点货物。记者 王鹏 摄

睡桥下的人

飞往北京的航班升至万米高空，望着机舱外的云层，陈志强心里暗想，真像一团团棉花呀。但是他不会说出来，这个年近不惑才第一次坐飞机的男人正襟危坐，努力掩饰着自己的新奇和兴奋。

那心情，好像16年前第一次跟着老乡来奉化。那年他22岁，他的新婚妻子刚刚怀孕。

那年他第一次出远门，车流穿梭，他慌慌张张地不敢过马路；霓虹闪烁，他不知道往哪里看……吃饭的时间到了，摸摸口袋，只剩下几张皱巴巴的纸币，加起来不到70元钱。

找了家看起来不太贵的川菜馆，鼓起勇气走进去，发现刚够吃一顿。

在他的老家安徽灵璧县，人们基本没有下馆子的习惯。他家日子更是过得捉襟见肘：贫瘠的土地，微薄的收入，再加上多病的父亲，他才上了一年高中就辍学回家，既没学历也没技术，马上孩子又要呱呱坠地……

“管他呢，先吃了再说，反正赚钱不靠省这十块八块！”

吃饱肚子，他和老乡们去搬砖了。

当时的奉化，同宁波所有县（市）区一样，正值开发建设的高潮。在奉化，活跃着一支庞大的砖头经营队伍，其中很多都来自安徽灵璧，都是老乡，陈志强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

每天有人打探消息，拆迁队到哪，他们就跟到哪。一幢幢破旧建筑在推土机前轰然倒塌，腾

起的尘土灰烟还没散尽，他们就迫不及待冲进工地，在水泥瓦砾中扒拉砖头。几个小时下来，个个都是灰头土脸的，咳出的痰也是黑的，手脚伤痕累累。

现在的华兴国际大酒店，当时还是个大工地，那一带则是当时奉化有名的废砖市场。下午一二点钟，他们陆续用平板车把上午的收获拖到那里，按100块砖一摞堆好，人家前来购买的时候也很方便，不用点数，一摞10元钱。

陈志强和老乡的住处，原奉化师范的隔壁，当年还是片废墟，他们把废墟上的垃圾清理后，用捡来的砖头铺在空地上，就变成了地砖。老乡们在地砖上搭建屋子；用木头和雨布搭起的简易帐篷，形状就像横放的三棱柱，一头堵住，另一头进出，里面铺上席子，就可以睡觉了，一个帐篷屋可以睡好几个人。

晚上睡觉，往往感觉到脚上有毛茸茸的东西在爬，眼睛一睁，竟然是老鼠。

夏天，天气太热，陈志强他们跑到奉化江上的中山桥，天晴时睡桥墩，下雨天就搬到桥下。桥下有个隧道，当时尚未修通，村里人把牛也放养在那里，睡觉的时候，牛粪臭不说，大水牛为了驱赶苍蝇等虫子，牛尾巴不停地拍打，溅得人一身的泥浆。

烧饭的灶台用砖头砌起来，搭在帐篷旁边，露天的。没有锅，小脸盆代替。碰上下雨天，锅里全都是雨水。

没有人会想到，这里也会出一个“人物”。

面子和财富

陈志强此次赴京，是受中国再生资源协会的邀请，参加国内废纸回收利用标准的讨论与制订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曾经睡在桥底下的“破烂王”，将影响到全国的循环经济。

当然，多数时候，不是肯吃苦就能成功的。

酷暑天，室外50多℃的高温，位于奉化经济开发区南渡路的强鸿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厂区里，只有自动废纸打包机运转的声音。操作车间，遥控器启动，小山一般高的废弃黄板纸便随着打包机两米多宽的轨道慢慢移动，进入打包机的包厢。很快，散乱的黄纸板就变成了长方体压缩包，每个重达1.3吨以上。

经过这样初步处理，废纸的体积大大缩小，节约了运输成本，还减少了运输途中的二次污染。

这套自动上料的压缩设备，是厂家根据陈志强提出的方案量身定做的。虽然只上过一年高中，他却肯动脑筋，在别人数着砖，计划着每天的收成的时候，他已经想几年后的事。

在捡砖头的时候，他看到奉化街头有很多收废纸的，大多也是他的老乡。他留心调查了一下，老家灵璧县城130万人，在奉化的就有十来万，其中好多都在从事废品回收。

游兵散勇当然不是长久之计，他当时就想着开一个废品回收站，再慢慢做大。

但是，钱呢？这么多人干这一行，凭什么你做大？

同样是一个酷暑天，大中午，热得人喘气都困难。陈志强不敢出去，在废墟帐篷歇着，百无聊赖地往外看，这时一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子骑着辆崭新的电瓶车飘然经过。突然，电瓶车颠了一下，筐子里的大西瓜掉在地上，摔成了两块。

已经骑出二三米远的年轻女子刹车停下，转身瞅着摔烂了的西瓜，看样子似乎想返回来，却又难为情。

陈志强和老乡们赤膊靠在滚烫的帐篷柱子上，瞅着那名女子。年轻女子迟疑了一会，最终跳上电瓶车，离开了。

他们一拥而上，享受了这份清凉解暑的意外美餐。

多年后，再回忆起这段往事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“可能你们会看不起我，但是那天我就想明白了，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，面子放下来才有财富，有了财富的人才会有面子。只要合法，只要不昧良心，没有干不了的活，没有不能做的事。”

也就是那一天傍晚，他拿着一堆零钱走进银行：“我存100元。”

“啊？”银行柜员一时没回过神来。

每天存100元

陈志强下了个决心，为了实现目标，他开始攒钱。

无论手头多么拮据，他每天下午都要去一趟邮政储蓄，存100元钱。如果当天没挣够100元，他就向朋友借钱凑齐，第二天提醒自己努力干活。

那时候，所存之钱大多是零碎币，有的硬币还沾有泥巴，也有老乡数落他：借钱存银行，打肿脸充胖子。他不理会，我行我素。

存钱这事也如此。工作人员刚开始也好奇，甚至有点不屑，时间长了，认识了这位年轻人，反而多出了几分敬意。

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，砖头生意开始冷清，他便把眼光盯到了拆迁转移的公墓。

当时，鄞州区搞建设，要拆迁一处公墓，陈志强得知，天天到墓地打探。等骨灰盒转移，拆迁队进场，他们便进入墓区，跳到墓坑搬砖头。越老的坟墓，砖头越好。夜幕降临，墓区里树木茂盛，阵阵凉风吹来，和着不知名的鸟叫，毛骨悚然，可他们不肯停工，担心这等好事被人抢走。

晚上，一身酸痛地躺在床上，他不停地给自己打气，我不会永远这样。

小时候，他本叫陈广上，父亲取的名字，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：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上初中时候，他改名陈志强，寓意做人有志向，做事有毅力，做大做强。

终于，来奉化两年后，他存的这笔钱凑成了创业的启动资金。

十二字创业心得

2002年，陈志强的废品回收站开张了，专门收购老乡收来的废品。这就是强鸿再生资源公司的前身。陈志强的妻子丢下襁褓中的儿子来奉化同丈夫一起创业。时至今天，妻子还是公司的内当家，负责质量控制和财务等工作。

在陈志强眼里，妻子是他坚强的后盾。刚创业时，妻子也只有二十三四岁，城里的女孩子，这还是个做梦的年龄，而她却裹着头巾，跟着他们这群男人，走街串巷，收购废品。

不懈的坚持，他的事业逐渐壮大。

2003年，有了第一辆跃进牌二手货车。

2005年，陆续有了5辆货车，货车的长度也从最初的4.2米，到17.5米；废纸的收购量从开始的每天1吨，到5吨、10吨、20吨、100吨……固定客户300多家……

2013年，陈志强的废品回收驶入快车道。十几台自动打包机设备进驻企业，将废纸回收的服务前移，成为奉化第一家驻厂打包的再生资源公司。每台设备的价格在80万元左右，基本上都是根据他的要求量身定做。

驻厂打包的优势很明显：第一时间为厂家处理废品；节省运输成本；提高废纸的回收利用率；减少二次污染……

2014年，陈志强迎来更好的机遇。奉化滕头集团看好他的前景，同他合作成立了宁波滕头强鸿再生资源有限公司。强强联手，公司迅速发展。当年，公司荣膺“中国可再生资源行业百强企业”。

如今，公司每个月的产值超过300万元，虽然已跃升奉化最大的再生资源公司，但他依然保持着创业之初的勤勉和低调，即使是业务量很小的散户，他都热情相待。创业之初，正是这些散户帮助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，而且让他体会到诚信有多么的重要。

刚开始，陈志强没多少钱，靠着捡砖头时积累的人脉和信誉，他收购废纸都打的是白条，老乡也相信他。当时他的承诺是，“你什么时候要用钱，拿条子来找我就行”。因为没食言过，这种“打白条”式的经营帮助他度过了资金短缺的困境。

2006年，陈志强遭遇创业以来的最大困扰，一家造纸企业欠了他七八十万元货款，眼看快过春节了，很多手里拽着“白条”的老乡要回家过年，只好贱卖掉他那辆刚买不久的别克车，为的就是信誉二字。

能吃苦、肯动脑、有眼光、讲诚信，这是陈志强总结的十二字创业心得。



记者 程鑫
樊卓婧
实习生 贺臻